

房

by Sarah Waters

Bestselling Author of *Fingersmith*
and *Tipping the Velvet*

客 THE
PAYING
GUESTS

〔英〕萨拉·沃特斯 著 刘玉红 陈恒仕 译

"You will be
hooked within
a page."

— FINANCIAL TIMES

"A sumptuously
subdued story of
making do and
getting by after
the great war."

— GUARDIAN

房

by Sarah Waters

客 THE
PAYING
GUESTS

〔英〕萨拉·沃特斯——著 刘玉红 陈恒仕——译

房客

[英] 萨拉·沃特斯 著 刘玉红 陈恒仕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责任编辑：卢 茗 沈 敏
营销编辑：陈 茜
装帧设计：王志弘
版式设计：安克晨
美术编辑：高 熹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印 刷：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制 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：17 字 数：418,000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75.00元
ISBN：978-7-208-15140-6 / I · 17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房客/(英)萨拉·沃特斯(Sarah Waters)著;
刘玉红,陈恒仕译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书名原文:The Paying Guests
ISBN 978-7-208-15140-6

I. ①房… II. ①萨… ②刘… 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7196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献给朱迪思·默里，
致以感谢与爱

* 本书中的楷体和黑体系根据原书字体进行的相应变换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一 部



巴伯夫妇先前说了三点前会到。弗朗西丝觉得，等待他们如同等待开始一次旅行。整个上午，弗朗西丝和母亲盯着时钟，竟有些紧张。下午两点半，弗朗西丝伤感地到各个房间转了一遍，心想，这该是最后一遍了吧。之后，仍是紧张的等待，时间流逝，紧张的心情一点点松弛下来。将近下午五点，弗朗西丝又在各个房间转悠，房间里回荡着她的脚步声。此时，她对几乎空荡的房间已没有了任何留恋，只想巴伯夫妇快点到来，入住，办完交接。

她站在那间最大房间的窗前。不久前，这间房还是她母亲的卧室，如今却将成为巴伯夫妇的起居室。她盯着窗外的街道，午后阳光灿烂，有些扬尘，风阵阵吹来，卷起人行道和马路上的尘土。过去，只在星期天，对面那些豪宅才给她们人去屋空的感觉。如今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天，那里似乎整天都空无一人。拐角处有一家大酒店，进出酒店的汽车和出租车不时来这里接送客人，有时人们散步会走到这里来，像是想呼吸这儿的空气。不过总的说来，冠军山这地方还是鲜有人来打扰的，这里花园大，枝繁叶茂。弗朗西丝暗忖，人们绝对想不到脏兮兮的坎伯韦尔离这里不远，也绝对想不到往北一二英里就是伦敦城区，

那里是如此的热闹喧嚣，光鲜亮丽。

她听到车子声音，扭头一看，一辆送货员开的面包车过来了，不可能是巴伯夫妇吧？她以为他们会坐轻便马车或走路过来——噢，还真是他们，面包车靠路边停下，发出尖厉的刹车声，她看清驾驶室里的面孔了：司机和巴伯夫妇，巴伯夫人夹在两人中间。他们三人往前探身，朝她看过来，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像是橱窗里的展品，进退两难。她举起手，笑了笑。

她脸上仍挂着微笑，自语道，就是这样了。

这不像是开始一次旅行，倒像是旅行结束了，仍不愿下火车。她不太情愿地离开窗边，下楼，在门厅那里朝客厅喊道：“母亲，他们到了！”她尽可能语气欢快。

弗朗西丝打开前门，来到门廊。巴伯夫妇已下车，走到车后，开始卸货，司机在帮忙。他是个年轻人，衣着与巴伯先生差不多一样，身穿西装外套，系条纹领带，长相和巴伯先生也差不多，脸瘦长，头发有点乱。弗朗西丝刚开始分不清他俩究竟谁是巴伯先生。毕竟，她只和巴伯夫妇见过一次面，那还是两周前。四月的一个黄昏，天下着雨，巴伯先生戴圆顶硬礼帽，披了件雨衣，从办公室直接到的这里。

她想起来，巴伯先生上唇胡须姜黄色，头发金中透红，年轻人则发色略浅。上回见面时，他妻子穿着素淡，毫不起眼。眼前，她穿深红色针织上衣和流苏裙，裙摆离脚踝整整有六英寸，上衣长而宽松，但仍能显出身体的曲线。她和这两个男人一样没戴帽子，头发黑短，发尾卷到脸上，后脑的头发贴住颈背，如一款精巧的黑色软帽。

他们看上去真年轻！就像两个大男孩。弗朗西丝上回见巴伯夫妇，便猜巴伯先生应该和她年龄相仿，二十六七岁，巴伯夫人应该二十三岁吧，可现在她又拿不准了。弗朗西丝走过石板铺就的前院，听到他俩兴奋地说话，毫无顾忌。他们往车下搬着的一个大箱子，摇摇晃晃

地放下时，压着了巴伯先生的手指，他对夫人佯嗔地嚷道：“别笑！”她想起来，他们可是“斯文阶层”，说话如朗诵一般。

巴伯夫人伸手欲抚丈夫的手，“让我看看，哦，没什么嘛。”

他倏地抽回手，“现在是没什么，等着吧，马上就有什么了，天哪，真疼。”

另一位男士看到了站在院子门口的弗朗西丝，他揉揉鼻子，对他们说：“当心。”巴伯夫妇转过身来，在收住笑声前向她打了个招呼——这笑声有些令人不快，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“啊，你们来了。”弗朗西丝说着。她已来到人行道上，迎接这三个人。

巴伯先生还是没忍住笑，“是呀，来了！您看，迟到这么久，才来就给这条街拖后腿啦。”

“啊，我和母亲也常这样的。”

巴伯夫人的语气要诚恳些，“雷小姐，我们晚到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时间过得太快！您没有一直等我们吧？是不是以为我们是从约翰奥格罗茨¹或其他老远的地方过来的？”

其实，巴伯夫妇只是从佩卡姆拉伊来的，离这儿不过两英里左右。弗朗西丝说：“有时呀，距离越短，花的时间越长。”

巴伯先生说：“要是莉莲掺和进来，就会这样。威斯穆斯先生和我一点钟就准备好了——这是我朋友查尔斯·威斯穆斯，今天多亏他让我们用他父亲的车拉东西。”

巴伯夫人嚷道：“你们根本就没准备好！”这时，威斯穆斯先生咧嘴笑着，上前握了握弗朗西丝的手，“雷小姐，他们真没准备好。”

“我们早准备好了，都在等着啦，你还在收拾你那些帽子呢。”

1 苏格兰东北角的一个偏远村庄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“没事的，” 弗朗西丝说，“到了就好。”

或许是弗朗西丝语气平静，三个年轻人反倒显得有点愧疚。巴伯先生瞅了瞅自己受伤的指关节，回到车尾。弗朗西丝从巴伯先生的肩头看到车里乱七八糟的：胡乱堆放的行李箱都要撑爆了，横七竖八的椅子和桌腿，一捆捆床单和地毯，一台便携式唱片机，一个柳条鸟笼，一个铜质烟灰缸，底座是大理石的……他们竟要把这些物什搬进她的家——这对夫妇和她印象里的不太对得上号，当时的他们要年轻些，也没这么缺礼数——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搬进她的家，摆得到处都是，满不在乎地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她们竟然要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。弗朗西丝想到这儿，一丝恐慌在心中扑腾。她究竟干了什么呀？她觉得自己像是敞开大门，引贼入室。

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，这个家毕竟还得维持下去。弗朗西丝下定决心，挂出微笑，向车尾走去，打算搭把手。

但两位男士不让，“雷小姐，这可不行。”

“是的，真的，肯定不行，” 巴伯夫人说，“莱恩和查理能应付的，真没多少东西。” 她低头瞧着身边越堆越多的家什，不好意思地敲了敲自己的嘴唇。

弗朗西丝记起了这张嘴。上回见她，自己暗地里评价了一番这张嘴：两片嘴唇外厚内薄。这回她抹了些口红，上次没有。她发现她的眉毛细而有型，但过于时尚，与周围格格不入。自己呢，发型固定，曲线不足，上衣塞进高筒裙的裙腰里，这是四年多前战时的装束，现在真过时了。巴伯夫人捧着一盆室内盆栽植物，一边笨拙地想用手腕钩起一个酒椰叶纤维编的旅行手提包，弗朗西丝见此情形，说：“至少让我帮您提这个包吧。”

“噢，我行的。”

“嗨，还是让我拿点什么吧。”

终于，弗朗西丝有了帮忙的机会，她见威斯穆斯先生正从车里往外递那个难看得要命的带座烟灰缸，便接了过来，穿过花园，打开前门，顶住，巴伯夫人紧随其后，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，进到门廊。

她走到门口，倒迟疑了，怀抱那盆蕨类植物，探出身子，打量门厅，然后笑了。

“和我记得的一样棒。”

弗朗西丝转过身，说：“是吗？”她只觉得这话太不实在：刮痕和裂处做了修补和修饰，座钟六个月前不得不卖掉了，现在那里空出一大块，招呼用餐的饭镬擦得锃亮，但好多年没用过了。弗朗西丝转过身，见巴伯夫人仍站在门口。“来，”她说，“还是进屋吧，如今这也是您的家了。”

巴伯夫人耸起双肩，咬着下唇，扬起眉毛，如同哑剧演员在表达激动之情。她小心翼翼地抬脚进入门厅，一只鞋跟立刻踩到一块松动的黑白两色瓷砖，瓷砖动了动，她讪笑道：“噢，天哪。”

弗朗西丝的母亲出现在客厅门口，或许她一直就站在客厅里，等攒足了迎客的热情，这才露面。

“欢迎你，巴伯夫人。”她笑着走上前来，“多漂亮，是四叶幸运草吧？”

巴伯夫人换手拿花盆和手提包，好腾出一只手来握手，“我还真叫不出来呢。”

“应该是的，四叶草——真漂亮。到这儿的路还好找吧？”

“好找，不过晚到那么久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呃，我们倒没事，反正房子不会长腿跑掉的。喝杯茶吧。”

“哦，真不用麻烦的。”

“茶一定要喝的。人只要一搬家，就都想喝茶的，可就会到处找不到茶壶。我女儿领你上楼，我来泡茶。”她盯着弗朗西丝手里的烟灰

缸，怀疑地说，“弗朗西丝，你在帮忙？”

“巴伯夫人拿那么多东西，总该搭把手的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，真不用您帮忙的，”巴伯夫人说——又吃吃地笑了，补了一句，“我们真没想到您会帮忙呢！”

弗朗西丝走在前面领路，两人上楼。她心想：瞧她笑的！

她们上到楼梯口，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，左手房门紧闭——这是弗朗西丝的卧室，在这层楼，只有这间属于她和母亲——其他房门都敞开着。黄昏时分，浓浓的蛋黄色阳光穿过两间前屋，差不多能照到楼道里，照出了地毯的破损处，也让摄政时期¹风格木地板上的蜡熠熠闪光。上周，弗朗西丝花了好几个上午，累得腰酸背痛，才将地板擦得如深色太妃糖般光亮。巴伯夫人不愿穿鞋走过光亮的地板。弗朗西丝说：“不要紧的，这地板可能没多久就不亮了。”可巴伯夫人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糟蹋了这地板。”她放下手提包和那盆植物，脱下鞋子。

上蜡的地板上留下了她微湿的小脚印。她穿黑色丝袜，脚趾和脚跟处颜色最深，丝袜加厚处带梯形镶边，有点花哨。弗朗西丝跟在后面，瞧着巴伯夫人进了那最大的房间，就像她刚才看门厅那样环顾四周，眼神专注，充满赞赏，每看到一处古朴典雅的细节，她便莞尔一笑。

“这房间真漂亮！感觉比上回来看房时还大，莱恩和我会迷路的。您瞧，在他父母家，我们只有卧室是自己的。他们的房子——呃，可不像这里。”巴伯夫人穿过房间，走到左边窗前——几分钟前，弗朗西丝就站在这里——巴伯夫人举手遮眼，“瞧这阳光多好！上次来还是个

1 可指 1811—1820 年。其间，威尔士亲王乔治任摄政王，代替父亲管理国家。有时也可指 1795—1837 年，即乔治三世统治后期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接替威廉四世继承王位。其间，英国在建筑、文学、文化等领域发展的风格特点被称为“摄政时期风格”。

大阴天呢。”

弗朗西丝终于接上话：“是呀，这间房采光最好，不过，这楼层虽高，却看不到什么好风景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从那两座房子中间还是能看得到一点的。”

“嗯，没错。您往南边看——那边，”弗朗西丝指了指，“可以看见水晶宫那边的塔楼，得靠玻璃近些……看见了吗？”

她俩紧挨着站了一会儿，巴伯夫人的脸离窗玻璃只有一英寸，呼出的水汽模糊了玻璃。她睫毛乌黑的眼睛搜寻着，定住了。“啊，是的！”她欢快道。

突然，她往后退，目光收回，语调变了，透出怜爱。“啊，瞧瞧莱恩，瞧他那副抱怨的样子，真是弱不禁风。”她敲打窗玻璃，打着手势，冲楼下喊道，“让查理拿那个，过来看太阳呀，太阳真好，看见了吗？太阳！”她放下手，“他不懂我说什么，不管他了。瞧我们那一大堆东西，好笑吧？太乱啦，像卖便宜货的地摊。雷小姐，您的邻居会怎么想呀？”

的确，会怎么想呢？弗朗西丝已经看到眼尖的道森夫人在往这边瞧，一边假装摆弄自家客厅窗户的插销。那不是住山坡下海伊·克罗夫特的兰姆先生吗？他路过这里，停下来，打量塞得满满的行李箱、凹凸不平的锡皮箱、大包小包、大篮小篮，还有巴伯先生和威斯穆斯先生顺手堆靠在花园矮墙上的地毯。

她看到两个男人向他点点头，听到他们说道：“您好！”后者看到他俩系着“俱乐部”的专用领带，饰有彩条，弄不清他们是何身份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弗朗西丝说：“我们该去帮帮他们。”

巴伯夫人应道：“噢，我去吧。”

巴伯夫人出了房间，却绕进了隔壁卧室，又从那里转到最后一个

房间。这一间不大，对着弗朗西丝的卧室，中间隔了刚刚经过的楼梯口过道，原本住两个佣人，一个叫内莉，一个叫玛贝尔。1916年，兵工厂招工，待遇好，她们便走了。自那时起家里就没了固定佣人，但弗朗西丝和母亲仍习惯把它叫作“内莉和玛贝尔的房间”。如今这里成了厨房，有餐具橱、洗碗槽、煤气灯、煤气灶、投币式煤气表。弗朗西丝自己动手给贴了墙纸的墙面刷清漆。她没给这里的地板上蜡，只是用涂料刷了下。壁橱和铝皮餐桌原本在洗涤室，她母亲总是在家看着，不让她搬动。一天，趁母亲不在家，弗朗西丝自己一个人把它们搬到这个房间来了。

弗朗西丝本已竭力调整好心情，可眼下巴伯夫人四处转悠，规划屋内未来的摆设，俨然一副未来主人的架势。弗朗西丝感觉怪怪的，自己倒成了多余的——仿佛成了自己的鬼魂。她有点发窘，便说：“呃，您不需要什么了，我去看看茶水准备好没有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在楼下，找我就好，不要找我母亲。哦，还有，”她顿了一下，手伸进口袋里，“这些东西得先给您，免得我忘了。”

她掏出房子的钥匙，共两套，分别穿在两根丝带上。交出钥匙可真有些舍不得，准确地说，是把钥匙放在这个女人、这个姑娘的手心里——她多少还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呢，一条登在《南伦敦报》上的广告将她召唤进了自己的生活。巴伯夫人接过钥匙时，点点头，表示她清楚这一刻意味着什么。让弗朗西丝没想到的是，巴伯夫人还是懂些礼数的，她说：“谢谢，雷小姐，一切都收拾得这么妥当，谢谢。伦纳德和我住在这里肯定很开心的，是的，肯定会有的。当然，我们也有东西给你们。”她补了一句。她走过去，将两串钥匙放入手提包，回来时拿了一个皱巴巴的褐色信封。

信封里是两周的房租，五十八先令。弗朗西丝已经听到纸币摩擦的窸窣声、硬币碰撞的叮当声。她竭力表现得不冷不热，接过信封，

漫不经心地将它塞进口袋里，就仿佛——她想——人们看到她这个样子，会误以为钱不过是一种过场式的礼节，并非是不可或缺的实质，并非这整件事寒碜的内核。

楼下，两个男人正气喘吁吁地抬着脚踏缝纫机。弗朗西丝溜进客厅，想赶快瞅一眼那些钱。她撕开胶粘的封口——哦，都在这儿，如此真切，就在眼前，都是她的。她差点儿把嘴伸到信封里，亲亲这些钱。弗朗西丝将信封折好，放回口袋里，几乎是蹦蹦跳跳地穿过门厅，往厨房而去。

弗朗西丝的母亲正拎起炉子上的水壶，有点烦恼。她要是一个人待在厨房里，准会是这个样子，就像一艘遇险邮轮上的乘客被匆匆推进轮机舱，被迫操作一大堆的表盘。她把水壶交给手更稳重的弗朗西丝，自己则去张罗泡茶的东西、奶罐、糖碗。她往盘子里摆上三套杯碟，这是巴伯夫妇和威斯穆斯先生喝茶用的。她拿起另外两只茶碟，有些迟疑，小声问弗朗西丝：“你说，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喝茶吗？”

弗朗西丝也拿不准，有什么规矩吗？

噢，管他呢！反正房租到手了，她从母亲手里夺过茶碟。“不，我们不能开这个头，开了头，后面就会没完没了。我们就在客厅喝茶，他们在楼上喝茶，我给他们一碟饼干配茶。”她揭开罐盖，伸手进去。

不过，她又踌躇了，一定要给他们饼干吗？她放了三块饼干到碟子里，将碟子放到托盘上——她又改了主意，把碟子拿开。

这时，她想到可爱的巴伯夫人穿着丝袜小心翼翼地走上蜡地板，想到她花哨的袜跟，又把饼干碟放回托盘。

男人们楼上楼下又忙了三十分钟，之后，弗朗西丝和母亲听到楼上箱子搬来搬去，家具拖来移去，巴伯夫妇从一个房间叫唤到另一个房间。有一阵子，他们的便携式唱片机蹦出震耳的音乐，弗朗西丝和

母亲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。威斯穆斯先生六点离开，走时，他礼貌地敲了敲客厅的门，向她们告辞。他走后，屋里安静了些。

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房子不再是两个小时前的模样了。弗朗西丝和母亲坐在落地窗前，趁天色还亮读一会儿书。这几年，她们已习惯如此精打细算。这间房间是长形的，气派，房间的长度等于这栋房子的长度，一道春夏两季会敞开的双开门把房间隔开——房间上方就是巴伯夫妇的两间房：卧室和厨房。弗朗西丝翻着书，但总会情不自禁地关注头顶上巴伯夫妇的动静。她时时感受到他们陌生的存在，如同她老是记得自己眼角有一小块斑一样。有一阵子，他们在卧室里走来走去，她听到开关抽屉的声音，然后有一位进了厨房，停下脚步要做什么，接着传来东西掉下的声音，怪怪的，很刺耳，像有个金属怪物在一下一下地吞食什么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她困惑地盯着天花板，终于，她明白了，他们不过在往烧水用的煤气表里投币。之后是打开水龙头的声音，之后又是一种怪声，像一个人心跳很急，或喘了一下粗气——又是煤气表的声音，大概是煤气正通过计量表，巴伯夫人肯定在用壶烧水。她丈夫也进了厨房，说话声，笑声……家里有客人时，弗朗西丝爱琢磨他们。此时，她发现自己没在读书，而在沉思：嗯，他们倒是很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了。

她咀嚼着这话的含义，心里微微一沉。

弗朗西丝在厨房里准备星期天的冷餐，巴伯夫人、巴伯先生先后下楼，敲门。原来，卫生间不在屋里，要去的话，他们得穿过厨房，去到后门，再穿过院子。他们进来时，做着鬼脸道歉，弗朗西丝也道歉。她想，卫生间在屋外，对他们不方便，对她也不方便。但是，与夫妇俩打照面的次数越多，弗朗西丝就越发不自信，连装在口袋里的那五十八先令房租也开始失去先前的魔力。她渐渐明白了，要挣这些房租，得付出高昂的代价。夫妇俩俨然主人似的出入各个房间，发出